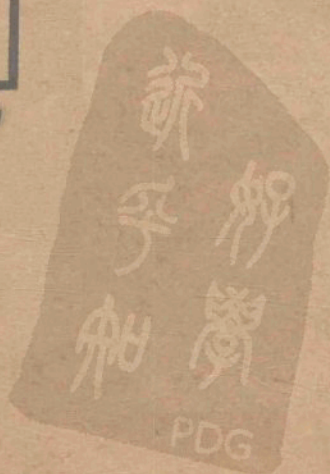


4-11  
1

葉先生詩話

全



石林詩話三卷 宋本

葉調生吹佃錄石林公著作存佚攷士礼居黃氏藏宋刊  
本後歸南城曾氏此本每卷末頁皆有士礼居印及平江  
黃氏圖書印後歸曾氏想寶愛此書未忍浪加鈐誌耳

## 出版說明

『葉先生詩話』，一名『石林詩話』，爲宋·葉夢得撰。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除戶部尚書，以崇信軍節度使致仕。著有『石林春秋傳』、『石林詞』等書。

宋人的詩話，是風行一代的。葉夢得的詩話，一般文學批評者都因襲了『四庫全書提要』的論點，認爲他論詩推重王安石，批評歐陽修、蘇東坡是有門戶之私，因而有所抑揚其間。但『四庫全書提要』又說：『夢得的詩文，實南北宋間之巨擘，其所評論，往往深中窾會，終非他家聽聲之見，隨人以爲是非者比。』這又是說葉夢得對詩的批評，是有正確的、獨特的見解，不是人云亦云的。但何以批評歐陽修、蘇東坡就有門戶之私呢？這是由於當時對王安石的歷史地位沒有正確的認識，從而對王安石在文學上的成就也缺乏公正的評價；自然更不滿意於葉氏的議論了。如果我們不局限在『四庫全書提要』的『門戶之私』中，那末，這一本詩話，對一般古典文學研究者是有一定的參攷和研究價值的。

我們現在借用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藏元刊本（卷末楊濂叟題爲宋刊本，實誤）影印。原書曾經士禮居黃丕烈收藏，每卷頁末有『士禮居藏』印及『平江黃氏圖書』印。從版本來說，這是很少見到的一個刊本。

葉先生詩話卷上

石林葉 夢得 少蘊述

古迂陳 仁子 同補校正

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  
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  
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  
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  
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  
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  
見先帝問聞卿前以疋馬入蜀所攜獨琴

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曰  
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  
其贊

晏元獻公留守南都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  
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  
使帶館館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  
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  
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夙爲備公  
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  
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处

試憑茲筦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  
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月果出  
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  
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  
春岸飛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  
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始不然今  
浙人食河豚始於上元前常州江陰最先  
得方出時一尾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  
大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

多一尾纔百錢爾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  
班子或言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始  
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  
其類稍流入于江西公吉州人故所知者  
江西事而已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  
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  
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  
日鵝黃窻窻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  
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

閑容與之態爾而字字細考之皆經隱括  
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  
人和頭字韻詩往復數四其末句有云名  
譽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  
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  
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  
集中兩本並存

蔡天啓云荆公每稱老杜鈞簾宿鷺起丸藥  
流鶯轉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  
也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欄蝨坐黃鳥挾書



眠自謂不減杜句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後被旨編公集編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予嘗戲爲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漂菰米沈雲黑

露冷蓮芳墜粉紅為函恙乾坤句以落花  
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  
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  
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  
其詩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  
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  
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  
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為身  
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

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  
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朱易比  
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爲至到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  
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  
城因以其地導溪水瀦之略廣百餘畝中  
爲橫隄初但有其東之半爾其西廣於東  
增倍而水不甚深宋宮公爲守時因起黃  
河春夫使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  
謂鑿開魚鳥志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

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語名之  
曰展江然湖水面雖闊西邊終易堙塞數  
十年來公廚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  
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余爲守  
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  
趣言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  
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  
傳往往但記前聯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  
鬢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不可屈而不爲

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  
而以得其所爲爲幸歐陽文忠公素出其  
門公謝事居宋文忠適來爲守相與驩甚  
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已八十  
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陽  
公嘗和公詩有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  
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嘗自諷誦當時  
以爲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  
中也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

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  
珠子鞍轡爲壽神宗一御於禁中後藏去  
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  
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出輦屢却不從  
聞者太息慈聖上僊李奉卅爲侍郎進挽  
詩有曰珠鞵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  
非蓋紀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

塵史以爲  
存所作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  
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  
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而歸始  
至洛中嘗有詩詠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  
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唯清白不負  
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  
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得閭閻鶴髮  
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  
事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  
避煩畏辱爲言況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爲  
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  
自期也

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爲集序所謂溫厚  
靜深如其爲人者也黃魯直嘗誦其小雨  
愔愔人不寐臥聽羸馬齧殘菊愛賞不已  
他日得句云馬齧枯萁喧午枕夢驚風雨  
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  
實發於乃翁前睨余始聞舅氏此言不解  
風雨翻江之意一日顛於逆旅間傍舍有  
澎湃鞞鞞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  
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槽間而爲此  
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



殆適相遇而得之也

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  
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  
意神宗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  
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  
曲處世間唯有螿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  
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螿  
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  
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  
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